

刺狐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052131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052131>.

Rating:	Mature
Archive Warning:	Graphic Depictions Of Violence
Category:	M/M , Multi
Fandom:	朝歌风云 ,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
Relationship:	妲己All , all殷郊 , 殷寿/殷郊
Character:	妲己 , 殷寿 , 殷郊 , 姬发
Additional Tags:	寿郊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eries:	Part 1 of 如此肉体，杀之可惜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8-02 Completed: 2023-08-03 Words: 6,277 Chapters: 2/2

刺狐

by [HeartlessWoo](#)

Summary

封神第一部：朝歌风云
妲己All | All殷郊
主殷氏父子 | 寿郊
鞭刑，暴力预警。

by無心

Notes

See the end of the work for [notes](#)

刺狐

娇柔的美人儿正惊慌失措地向外奔逃。
愤怒凶恶的年轻人举剑穷追不舍。
深红的王衣从柔软的肌骨脱落，舒展开宽阔的体魄，从空中徐徐落下。
银色宝剑轻易地没入，去向它本就当去向的地方。
锋刃划过血肉，毫无阻拦，顺滑地没入挺拔的胸膛。
殷红的鲜血沁出黄色的内衫，旖旎散去，露出殷寿惊怒的脸。

"孽子！你果然是要弑父！"

殷寿怒吼。

殷郊惊慌地抽出剑，鲜血霎时将殷寿的胸口浸透。

"父王！"殷郊看着父亲委屈又执拗地回声，"她不是人！是狐妖！"

妲己在殷寿身后露出她那张花容失色的脸。

殷郊忿忿怒视！

都是这个妖孽！害死了他的母亲！现在又来害他的父亲！

愤恨将殷郊淹没，他举剑还欲刺，殷寿惊怒着抓住他的手将他击倒在地。

殷寿的血液沸腾，正汨汨地顺着那柄剑，流向他的儿子

正如初始，他的血流向了他，塑造出他的形状，制造他的襁褓。

姬昌的预言在他耳中震响，你将死于血亲之手，血亲之手！

他的儿子！

"来人！"

吵嚷声在摘星阁中此起彼伏，穿甲的侍卫们咚咚的脚步声踏着楼板有力地汇聚。

殷郊在坐在地上回过神，他的直觉在警醒他。这野兽的直觉让他在尸山血海里活着出来。

他盼望着父亲相信他，但父亲任由妲己躲在他身后。

他不能留在这里。

殷郊心念一动，转身欲逃。他一直是兄弟之中最强大的战士，他们拦不住他。

但殷寿可以。殷郊身体一动，殷寿就暴躁地伸手抓住正欲逃身的殷郊，猛地摔进寝宫里。

殷郊陡然不及，被狠狠砸在地板上。

哼，这点伤算什么。他还刺得不够深。

殷寿含怒冷笑。他挥停了门口的侍卫，带着妲己走了进去。

妲己在后面关上门，她美艳的脸庞早已不见惊慌失色，隔着门缝，她狡黠地朝赶来的姬发眨了眨眼。

"殷郊！"

姬发低喊想追却被其他侍卫拦下。

擅闯大王寝宫是死罪，他们都不是殷郊！

关闭的寝殿里安静下来，穿着寝衣的殷郊披头散发趴倒在地，鬼候还在手中紧握不放。

他是战士，他不会放开自己的剑。

"孽子，你还想行刺本王吗！"

殷郊还来不及反应，粗长的鞭子就狠狠落在他手腕上。剧痛令他不得不松开手。

"我没！"

殷郊忍痛抬头仍不甘地想向自己暴怒的父亲解释，下一鞭就落在他脸侧，一道深红的血痕绽在他刚刚痊愈的脸颊，殷郊吃痛吞声。这一鞭比战场上那鞭更重。都是父亲的鞭子，父亲的惩罚。

鞭子劈头盖脸地落下来，呼啸鞭声和皮开肉绽的击打声在室内层次响起。

妲己陶醉地嗅闻着空气里越来越浓郁的血腥味。

成汤子孙的血，美味的气息。
她不由自主地鼻头耸动，喉咙吞咽，垂涎地呼吸着。
殷寿的血已经足够甜美，没想到殷郊的血也是如此香甜。
他们都流着成汤的血，殷郊还混着殷寿的血。

"父亲！姐已是狐妖！她不是人！她是妖孽！"
殷郊在惨痛中嘶声喊叫，声欲泣血。
"闭嘴！寡人没教过你怎么跟大王说话吗！"
鞭子却更加狠戾不断，每一鞭都像要将他斩断！如火焰燎过他的身体！
殷郊在地上翻滚，绷紧身体咬紧牙关忍受着不停歇的剧痛。
父亲！
眼泪含在眼眶里。是疼痛的泪，也是委屈的泪。

他在军中也受过鞭刑，杖刑，乃至其它刑罚。
父亲赏罚分明，哪怕殷郊贵为王孙，犯了错也要和普通的士兵一样受罚。
他受过的伤远远比这重多了，却从未如此难挨。
殷郊的手指抓在地板上划出深深的血痕，更长更深的鞭痕落在他肩头。
怒火和愤恨让他坚持着忍受父亲的鞭子落下，在疼痛之中仍竭力抬头恨恨看着那只狐妖。
狐妖！妖孽！我定要除了你！
他眼中忿忿不甘，几欲滴血，桀骜不驯的野性被血液催发，却被殷寿视作反抗。
"你敢不服！"
他更暴怒地挥动自己的手臂！这个孽子！
长长的鞭子在空中高高扬起，再狠狠落下，鞭梢破空，在鲜活的血肉之上划开道道血痕，
像一条条鲜血盛满的河流正在殷郊的肌肤之上开垦。
殷郊攥紧拳头，口中溢血，剧痛在他脑中嗡嗡作响，只有愤恨的决心回荡，他恨不能生啖其肉！

早在殷郊狼狈挨打的间隙里，姐就已先品尝了殷寿的血。
殷寿在盛怒之下早已忘记疼痛，伤口愈合以后他就更加凶狠地抽着殷郊。
斩杀狐妖！
殷寿不是不相信这一点，他却更加愤怒！
姐是他野心的机会！唯一一个知道他想要什么的人！唯一一个愿意帮助他的人！她会助他！
杀了她，他还要怎么破除天谴！千秋万载！
杀她无异于杀他！
这个愚蠢的儿子！
他一直欣赏他的血性，像他一样的野兽。
为此他容忍着他的莽撞，但他实在是太过纵容他了！
持剑夜闯已是第二次，戳破他的秘密，满宫殿地喊着狐妖！
在登基大典上的话更是把他高高架起，如若火烹！他真是迫不及待想要烧死他吗！

殷寿在暴怒之中挥鞭不断，交错暴戾的鞭影重重落在殷郊的身上。
殷郊鲜血淋漓地蜷在地上，衣服早已破碎不堪。
裸露的肌肤上道道血痕，触目惊心。
遍体鳞伤的血肉随着鞭笞颤动，他早已无力再挣扎，只能在地上竭力地喘息着倔强地盯着姐己。

殷寿感到血液里有什么在醒来，姬昌的诅咒在他的头脑里生根发芽。
你将死于血亲之手！血亲之手！
他留下的唯一血亲，他的血脉，他的儿子！
他差点忘了，自己是怎么杀死自己的父亲和兄长坐上了这个位置。
但他还有这个儿子！
他原本打算再留他些时日，看来留不得了！

殷寿扔开鞭子，长长的鞭梢落在地上溅起殷郊的血，血痕蜿蜒迤迤，爬满殷郊的身体。
他捡起地上的鬼候剑，这柄吹发及断，削铁如泥的鬼候剑还是他赏赐给他的。
他的第一次胜仗。他第一次砍下敌军首领的脑袋，给他带回来敌军的旗帜。奔跑于千军万马之前，一人当先。
他还记得那时候他的开怀欣慰，骄傲溢满胸膛。
他的儿子！
和他一样的野兽！
这野兽有一天也会调转他的牙齿，咬向他的喉咙！
他果然是要来夺走他的一切的。儿子都将夺走父亲的一切！就像他做的那样！
否则父亲就会夺走儿子的一切，就像他现在要做的这样。

锋利的剑刃倒转，落在曾经持剑人的颈上。
吹发即断的剑刃立刻在那仅存的完好肌肤上划出一道血线。
殷郊微微颤抖了身体，不知是因为刀刃的寒凉，还是对死亡本能的恐惧，亦或是面对父亲的委屈。
他已无力感受这细小的疼痛了。

他是那么满心满意地敬爱着父亲，信任着父亲，他甚至愿意为他赴死。
面对母亲的忧虑也敢信誓旦旦地保证，父亲绝不会怀疑自己。
现在他却也不敢再相信自己。
他今日看到父亲的眼神，那刺骨的怒火却比冀州城外的雪还让他遍体生冷。
他第一次如此慌张，父亲竟会不信他！
父亲居然会不信他，信那个狐妖！
都是那个狐妖！
自从她来了就没有好事！！！！
都是狐妖蛊惑了父亲！
他才刚刚失去母亲！
现在他就要失去父亲了！

殷郊的心仿佛被剜出一样疼痛不已，比父亲落下的鞭子还要可怕，比战场上任何伤害都要凶险。
为什么不信我！为什么！
殷郊的心在痛苦哀嚎，如兽咆哮。
他在伤痛的烈火之中煎熬，痛得满地打滚，发疯一样把脖子反而贴着剑尖靠近，这冰冷仿佛解脱一般，让他想要再贴近一些。
离父亲再近一点。
如果父亲只有杀死他才能相信他，那就杀死他吧！
他只恨自己不能手刃狐妖！再保护一次父亲！

血肉肌肤，冰冷刀锋，眼看就要刺破。
妲己却伸出她娇弱的手掌，握在锋利的刀刃上。
柔软的血肉映衬着冰冷的刀锋，娇艳的美人柔若无骨，在鲜血惨烈和冷酷的兵刃之间，游刃有余，逍遥自在。
"如此美好的肉体啊....."
妲己舔着舌头垂涎地望着殷郊的血肉，又魅惑地看向殷寿。
她的欲望表露无遗。眼中一片猩红，是纯粹的血。
柔骨如缠，卷过剑刃。
"杀之可惜啊，可惜~"

殷寿愣了一愣，然后哈哈大笑！
"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！然！！！！"
"然！！！！！"

不错！不错！

一切还在他手中，姐已在他身边。

只要她想要，她都可以得到！只要她助他！无妨！

这个儿子随时杀之都不急，他已经留了他这么久，再留一会儿，也无妨！

鬼候被扔弃一旁，击打地面的清脆声响是死亡远离的脚步。

殷郊却更加愤怒，更加绝望，比死亡更甚。

父亲竟真的听那狐妖，移开剑尖！

他情愿父亲杀死他！！！！

"哈哈哈哈哈！"

殷寿狂妄地大笑，愤怒和野心在他身上膨胀，化作无穷的欲望涌向他的儿子。

姐已的话萦绕在他心尖，就如她柔软的血肉缠绕在他的身体，令他心尖颤颤。

那是欲望浓烈的味道，令他的血液沸腾，浑身颤栗，躁动不已地叫嚣。

他已经是王了！

他已经得到了一切！

殷寿粗鲁地抓起殷郊，把他扔到榻边。

殷郊上身磕在坚硬的床榻上，闷哼出声。

浑身的伤口撕裂，血流不止。

殷寿肆意地撕扯开殷郊破烂的寝衣，和他自己的薄衫扔到一起。雪白的布料早已浸满鲜血，凌乱里父子的血混在一处。

殷郊年轻健康的肉体展露无疑，鞭痕斑驳，伤痕累累。

殷寿满不在意地抓紧那比他更细的劲腰，握在掌中，直接地冲撞进去。

他一直把他握在手里，他的儿子。

从他出生开始。

他抱过他的襁褓，小小柔弱的婴孩在他宽阔的臂弯里。不过稍稍用力，就可以杀死他。他的血脉。

长大后在他的掌下，在他的刀枪棍棒之下，那么青涩，弱小，只要他想，随时都可以杀死他。

他在他的营帐里，赤身承欢，就像此刻一样趴伏在他的身下，被他掐着脖子肆意进出，对他毫无防备。只要他想，他可以轻易地杀死他。

他完全地把他握在手里，他的儿子。

任何时候他都可以杀死他。

他是那么的信任他，全心全意地相信着他。

他的父亲，就是他的牢笼。

殷郊的血粘在殷寿的身上，滚烫的伤口，温热的血，亲吻着殷寿的肌肤。

久未承欢的软穴紧闭，殷寿享受着这如同酷刑一般的侵略。

殷郊咬紧牙关，仍本能在疼痛之中放松身体，让父亲进来。

他从来是顺从的，全身心地奉献给父亲他想要的一切。

父.....亲.....

殷郊满是崩裂的指尖用力抓在榻沿，泪水滚落而下。

他无声哀求，呼唤他的父亲。

哪怕所有的痛苦都是他给予的，他却只能祈求他停下。

父亲在他身体里狂暴肆虐，更多的血从交合处流出来。

父亲.....

殷郊的心底里渴望着。

姐已不知何时爬上了床榻，趴在他面前看着他。

她美丽的面庞于他是修罗恶鬼，他眼前的刀山火海，地狱之门。

"狐妖！"

殷郊咬牙切齿嘶声，梗着脖子恨不能咬下她的肉。

殷寿却一把按住他的头，更深地向他身体里挺进。

殷郊疼痛地咬紧身下的被褥，如兽撕咬。

他浑身散发香甜的味道，姐已不由得将脸越靠越近，红粉骷髅。

她好奇地嗅闻着殷郊身上的血，她贪婪贴近殷郊的伤口，柔滑的手掌抚上他的肌肤。

所触之处，肌肉绷紧，这柔骨肌肤，比刀山火海更可怕。

殷郊忍不住想挣扎，却被父亲钉死在床榻间。

父亲一下又一下钉进他身体里，把他捅穿。

是这血封印了她。

也是这血解开了她。

这血带给她力量。

这血是她的渴望。

姐已伸出舌头舔舐殷郊的唇，轻巧地钻进他嘴里品尝他的血。

殷郊惊悸愤恨，却发现自己不能咬合自己的嘴。

狐妖！

殷郊瞪圆了眼睛不得不任由姐已在他口中肆虐，予取予求。

她灵巧的舌头舔过他口中的伤口，越伸越深，几乎要捅进他的喉咙。

殷郊被父亲撞得向前，姐已的舌头就捅得更深。

殷郊勉力呼吸，头脑阵阵发晕。

他的身体不听使唤，柔软下来。

父亲在他的软肉里痛快地挺进。

他几乎要窒息之时，姐已不舍地放开他。

她们的唇畔被血染红，姐已享受地舔舐自己的唇。

年轻的血肉，成汤的子孙。

他们的血供养她，给予她力量。

殷寿的很好，殷郊的也不错。

她越发贪婪地扫视着殷郊身上的血痕，新鲜的血肉。

一条一条的伤口

满满的血肉。

姐已尽情地品尝殷郊年轻的身体，肆意地从他身上吮吸鲜血，舔舐他翻飞的皮肉像是亲吻，牙齿撕扯他的肉像要嚼食。

伤口被凌虐，疼痛刺激得殷郊震颤不已。

他恨自己的无力，他却无法反抗！

他的身体竟在痛苦之中沉迷，父亲的操弄开始让他腹中升起暖意。

疼痛逐渐远去了。

他好像回到遥远的营帐之中，双眼迷离。

他的第一次胜仗，献给父亲头颅和旗帜，他奔跑在千军万马前，奔向他的父亲，让他为他骄傲！

他赢得了父亲的奖励，新赐下的鬼候剑落在一边，他们的盔甲内衫重重叠叠。

硝烟，血腥，和性欲的味道混杂在一起。

年轻的殷郊初生般赤身裸体趴伏在他父亲身下，承纳父亲所有的爱与欲。

那个创造他的器物，如今进入到他的身体里。

他一直全心全意崇敬父亲，敬仰父亲，为父亲奉献一切。

他的肉体，他的生命，他的魂魄。

只要父亲需要，只要父亲想要，他会毫不犹豫地奉献出来。

父亲想要他的身体，他就顺从地，兴奋地，接受父亲的奖赏。
他乖乖地趴伏在父亲营帐中的兽毯上。
巨大的虎头就在他眼前。
那巨大的"王"。

身上的伤口仍在疼痛，一只箭穿透了他的左肩。
父亲亲手帮他拔出箭头，他咬着木棍嘶吼却一声痛也不想呼出。
他是天生的野兽，战斗厮杀是他的本能，疼痛让他更加兴奋，那还是父亲亲自施加的疼痛！

如果殷郊做得好，父亲会奖励他。
如果殷郊做得不好，不让他满意，他就惩罚他。
无论欢愉或疼痛，都是父亲赏赐的。
殷郊都殷切诚恳地全部承受。
用他的身体。
父亲给予他的身体。
父亲制造的他的身体。
所有的伤疤和爱抚，都是为了父亲而留。

殷寿掐着殷郊的脖子，从他身后猛烈地进出。
把自己完全埋入他年轻儿子的身体。
那个创造他的地方。
送入到他的身体里。
他彻底地尽情地享受着他的身体，完全地把控着他。

殷郊的血沾染在他们两人身上，伤口一塌糊涂。
他们的血混在一起。

殷郊抓紧塌边，竭力承受着。
他尚且年轻劲瘦的腰肢挺立晃动，健美的胸膛贴在地面。后背弯出漂亮的弧度，翘起的臀畔有力地吞吐着父亲的阳具。

他的兄弟们还在门外。
他不肯让自己的声音泄露半分。
他咬紧身下的兽皮，老虎额头的斑纹"王"，在他嘴里。

哪怕之后的殷郊会在营地随意交欢，大声呻吟。
这时候的殷郊还很青涩，很害羞。
而且父亲是不同的。
他总是尽力在父亲面前表现出稳重的样子，不为疼痛或者欢愉大呼小叫。
他想向他证明自己可以承受得更多，他已经足够成熟。
他想要父亲为他骄傲，任何时候，任何事。
尽管殷寿早已通过感受那身体里的滞涩与紧张了解到他的身体，亦或是他兴奋的颤抖。
但他享受着这份幼稚的崇拜，只是尽情地肆虐着，享用着他儿子献上的身体。

年轻的肉体刚刚从战场上下来，带着生与死之间的恐惧与兴奋，在他掌下轻微颤抖。
他早已难耐地涨满了自己的欲望，小腹紧绷。
死亡和杀戮总是让人性欲勃发。
殷寿满意地看着这个年轻的儿子，大大小小新新旧旧的伤疤在他原本光洁的肌肤上雕饰出狂野，因为操练而磨出的厚茧，他已不复曾经的稚嫩和柔软，一头尚未长成的兽却已毫不掩饰地散发出磅礴的野性。
是他的儿子。
他亲手调教出来的儿子。

殷寿更加满意地享受这份紧致，柔软，完全地占有。
属于他的儿子。

尽管殷郊努力忍耐，也抵不过父亲深重地一顶。
他蜷紧脚趾，脊背绷挺，在强烈的刺激里失声嘶吼，喷射而出。
精液弄脏了父亲的兽毯，让他感到难以启齿的羞愧。
父亲却爽快地笑着似乎为他的青涩取悦，抓着他因高潮而阵阵发软抽搐的身体更加深重地顶弄。
殷郊哀吟着像只幼兽撒娇，他腿软得撑不住自己，被父亲架着腰提起来。

他完全把控着他的身体。
他的心。
从他出生开始，他就把他握在手里。
他的儿子。

殷寿紧紧抓着殷郊的头，把他往下按着射精。将他的万子千孙，殷郊的兄弟姐妹送进他儿子的身体。
殷郊绞紧肠子闷哼着承受。
精液的温凉阵阵让他不由得轻颤。

他被从那战场上的日日夜夜中唤回。
从那战事之后充满硝烟血腥性爱的夜晚之中回来。
从他和父亲的营帐之中，只有他和父亲营帐中……
从温馨的火光之中回来，这里是冰冷的摘星阁。
殷郊的身上的血被姐己舔得干干净净，留下伤口肌肤苍白都显得不那么狰狞。
姐己饮饱了他的血，正餍足地侧躺在榻上看着殷郊。
殷郊只能虚弱地喘息。
殷寿喂叹着抽出自己释放后的阴茎，把上面沾满的粘稠体液，血液和精液擦在殷郊挺翘的屁股上，引起那圆润饱满的臀峰轻轻颤抖。
他起身穿上姐己给他的新寝衣，捡起自己那件染血的黄色内衫扔在殷郊赤裸的身体上。
他心满意足地看着殷郊趴在榻边颤抖着身子穿上他的衣服，胸中畅快。

"来人！"
侍卫们立刻涌入寝殿。
"把殷郊压入地牢。"
殷寿拿起酒杯，笑着说。

诅咒不是不让他忌惮，但一切还在他手中。
包括这个儿子。
他会杀死他。
在那之前杀死他。
他最后的一点温情，他会在在他还来不及杀死他之前，杀死他。

番外·疗伤

Chapter Summary

殷郊自从跟在父亲身边战场上以来，就时常受伤。
训练时的伤，犯错受罚的伤，战斗时的伤。
不时的，父亲会亲自照顾他，给他处理伤口。
那是父亲的爱，他的奖赏。

Chapter Notes

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[notes](#)

殷郊的左肩上有一道厚厚的圆形伤口，长长的箭穿透了他。
他还沉浸在战场上的荣耀和兴奋之中，身体蓬勃几乎感觉不到疼痛。
在万军之前，他骄傲地下马，走向他的父亲，跪在他面前捧上砍下的头颅和旌旗，仰头满眼期待地望着他。他的向往，他的敬仰。
“父亲，敌军首领的头和旌旗献给您！”
我赢了！我赢过所有的兄弟！赢得了鬼候剑！
他闪亮的眼神欢呼雀跃，父亲一定会为他骄傲！
殷寿的确感到骄傲，这是他的儿子。他亲手调教的儿子，他靠着自己的力量赢了所有的质子，所有其他人的儿子。殷寿感到自己在殷郊的身体里膨胀，那是他延续的生命！他的血！是他的力量的证明！
殷寿大笑着摸了摸殷郊的头，替他擦了擦满头的硝烟灰烬。
“做得好，殷郊，不愧是我的儿子！”
殷郊的双眼立刻发出光彩，他满眼的孺慕和爱都快要化作实质，拼命地向他父亲身上扑腾。
殷寿当然看见了，他更加满意地享受着这一点。

殷寿把鬼候剑给了殷郊，然后带他走进自己的营帐，亲自给他脱下了盔甲。这时他才看到殷郊的内衫都已经被血浸透了。砍断了的箭杆嵌在殷郊的肉里，稍微一动便血流汨汨。殷郊整颗心都被父亲的爱意膨胀着，他满不在乎地看了看自己的左肩，“不要紧，不是什么厉害的伤。”但他晶亮的眼神出卖了他。他像只小狗一样期盼地望着殷寿，毫不掩饰自己的盼望。
殷寿取出自己的匕首，把木棍递给殷郊。殷郊立刻接过来咬在嘴里。他敞开一半的衣衫，另一半挂在他的肩头。
匕首在火光中燃烧，殷寿用它划开了殷郊的伤口。火热烫在他的肌肤上，锋利的刀锋破坏他本就鲜血淋漓的血肉。殷郊握紧拳头咬紧嘴里的木棍，闷哼着目光却不肯离开他的父亲。火光映在他的眼里，像是从内里点燃的火。
锐利刀尖挑出那剩下的箭杆残渣。殷郊感觉到在自己的血肉里温暖了刀刃，刺痛都变得麻木。
殷寿用毛巾给殷郊擦干他的血，用绷带给他包扎起来。殷郊盯着他的父亲动作，不肯错过一点。
他粗糙的手掌怎么擦过他的肌肤，多么的温暖啊，父亲的手掌。温暖他因为失血而失温的肌肤。殷郊时刻感到自己的身体里有火焰在燃烧，那是父亲的血。他的火焰一直朝向他的方向。
他还渴望更多。他知道，他一直渴望着更多。
父亲的火。

这一次，父亲允许了他。
给了他所愿的。
所有的火，将他燃烧。

Chapter End Notes

后记：速摸一个番外，正在激情搞第二章中。对不起我的2099呜呜呜，但父子真的好香啊好香！灵感迸发，源源不断！根本停不下来！！以及还是开系列吧，章节应该比较多。

End Notes

不确定是写系列还是分章，先这样看看
电影开头我就觉得殷郊脸上带伤好辣啊，二刷才想起来是他爹抽的！更辣啦！！！！
和人聊天的鞭子梗，害得我立刻改了大纲，本来打算小搞一下，现在不得不拉长战线，开始双开，越来越飘了，痛并快乐着。
以及，我真的不觉得殷寿会不知道他儿子是在杀狐妖，他分明是看中了这个机会，忌惮着姬昌的话，所以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罢了。好狠的心！我好爱！哈哈哈
还有我还觉得殷郊不跑那么快，殷寿可能也不会那么快杀他。他是确定了白狐真身以后相信白狐可以给他长生，才肆无忌惮的。说不点在那之前他还会留着殷郊，毕竟王无后嗣还是不太稳的，总之就是我想搞啦！！
三刷完毕了，就想把质子们全都搞进来，好想快点看第二部啊！！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